

陌上春暖

徐 昌 霖

陌上春暖

李 惠 著

陌 上 春 暖

徐 昌 霖 著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 1 9 5 8 •

陌 上 春 暖

徐 昌 霖 著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康 平 路 155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11号

上海市劳动印制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 号 1759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4 1/4 字數 76,000

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700 定价(7) 0.38 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为四幕七場話劇。

某地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高汉樺，醉心于自己的牽牛花的研究，对于关系着广大人民生活的春冻問題漠不关心，認為這個問題不是十年八年所能解决的，又不愿意接受研究实习員方驪所提出的走群众路綫的建議。研究員白重生尤其輕視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經驗，反对科学家离开研究室，到群众当中去。于是尖銳的矛盾和斗争，在方驪和高汉樺、白重生之間展开，后来，由于高汉樺偶而在郊外看見庄稼春冻的惨景，深为感动，加上方驪又从农民那里搜集了不少材料，使高汉樺得到启发，才認識到过去的錯誤，遂积极到农村中去做实地实验，經過一系列的斗争后，实验终于成功。

“……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結合，則將一事无成。……”

——毛主席：“五四运动”（“毛澤东选集”第二卷五二二頁）

总 场 幕 表

第一幕—— 1952 年初春。高汉樺家。

第二幕—— 1953 年初春。研究室中。

第三幕—— 第一場： 1953 年初春。高汉樺家。

第二場： 1953 年春末。高汉樺家。

第四幕—— 第一場： 1953 年夏。赵永田家。

第二場： 1954 年初春。皖北麦田中。

第三場： 1954 年初春。皖北麦田中。

总 人 物 表

高汉樺 五十岁左右，一位“甘居中游”，十分固执的科学家。某植物研究所的所长。

方 驥 一个敢想敢说敢做，经过革命锻炼的年轻的女农业学家。有向科学进军的毅力。

金 健 植物研究所的秘书主任。一位长期在城市、自以为有知识，有些功臣自居的中年知识分子。

白重生 四十岁左右。他的英文名字叫 Johnson。为人投机，好名利，善挑拨。胡适的得意门生。

高 蕙 高汉樺的女儿，十三四岁。红领巾。

吳玲芝 高的爱人，四十多岁。一位家庭妇女，旧知识分子。

史鳳珍 一位专爱享受的女性，白重生的爱人。

孙竹君 一位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研究实习生。

宋大年 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研究所里的练习生。

陳 襄 土壤肥料研究员。一位实事求是的科学家。

曹科长 研究所的总务科长，四十多岁。淳朴憨直。

王大媽 一位五十多岁的慈祥健朗的老大娘。

楊 頤 一位六十多岁的科学界老前辈，科学机关的领导人之一。农林部副部长。

張大叔 一位有耕作经验的老农民。

赵永田 农民。后来成为农业合作社主任。

赵大嫂 赵永田之妻。

張大发 农村中的一个单干戶。

張三姐 农村中的单干戶。

男女农民 若干人。

工友 甲、乙。

男女工作人員 二三人。

第一幕

时 一九五二年初春，一个星期日上午。

地 上海，高汉樺家中。

景 这是一間旧式洋房的客厅，位居楼下，有一排长玻璃落地窗通向院子，院子里有草地，树木花草也种植得不少。

屋子里除左边有一扇厚实的門通外边，有两扇小門各通內室，另外有条小过道，在过道的尽头隱約可以看見厨房。厨房外边是后門。

壁上的日历印着：一九五二年，三月三十日。

客厅內陈設着書桌、沙发、躺椅之类。

壁橱上滿放着一排排書，其中外文的居多。

桌上的花瓶內插着一束半枯的花。

最惹人注意的是这屋子的四周放着各种各样的花草盆景。

屋子里开滿了奇异的花卉，因为有的花看样子不應該属于这个季节开的。

有的花盆上面装着水液培养的玻璃水缸。

这屋子的一切給人們总的印象是：这是客厅，又是書室，也兼花房。屋子的主人把三者統一在一起了。

幕启时，高汉樺躺在一張睡椅上，椅前茶几上摆了一些药

瓶，他口中含着一根溫度計，目光凝視着前方。

高漢樺看上去是一個五十多歲的人，雖然他的實際年齡才四十八，這是由於他的過早花白的頭髮和滿布思慮的紋痕的臉所給人造成的印象。他的特徵是對任何問題抱懷疑研究態度。對現象他要思考了再思考，他是個思考多於行動的人。現在他躺着在生病，可是他那雙睜得大大的眼睛和鎖得緊緊的眉頭告訴我們他是在思考着一個問題——不！可能不只一個問題。

他的女兒高蕙在桌上做功課。

高 蕙（念着）

毛澤東的旗幟到處飄揚！

農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牛羊，

我們要征服江河，戰勝災荒，

要逐步實現農業科學化的集體農場。

〔高蕙看看壁上的掛鐘，走向她爸爸，將高口中的溫度計取出觀看。〕

高 蕙（高興）熱度退了。

〔高漢樺起來取過溫度計看。〕

高 蕙 爸爸，你是不是吃壞的？

高漢樺 不是，我是凍着了，傷風！

高 蕙 快立春了，天氣也暖和得多啦，你怎麼還會傷風着涼呢？

高漢樺 冬末春初，氣候不好。一冷一熱更容易傷風。

高 蕙（似懂非懂地）春天要來了容易傷風？嘻嘻！

高漢樺 做功課！

高 憲 (念历史課文)

……我国文化科学很早就有了萌芽。如太阳斑点的研究，西洋人在十七世紀应用望远鏡才开始，我們祖先却在第一世紀已經写下了很有价值的研究記錄。……又如圓周率的算法，西洋人在十六世紀方始发现，我們祖先却在第一第二世紀就有了很好的成績。……

高 憲 爸爸，你知道这个发明人叫什么名字？

高汉樺 ……这……我不大清楚。

高 憲 魏晋时候刘徽推算圓周率到三点一四一。左冲之推算到三点一四一五九二六五。

高汉樺 是嗎？

高 憲 你看。我們初中的“中国历史”上就写的有。(說完拿書給高看)

高汉樺 (翻了一下)对，不錯。

高 憲 爸爸是科学家，怎么連我們古代大科学家的名字都不知道？

高汉樺 爸爸承認缺点。

高 憲 爸爸，你研究的植物生理学我們祖先有沒有什么发明？

高汉樺 自然科学和农业科学我国是落后的。……好，你到院子里玩一下，休息休息。(掏出表看)二十分鐘。

高 憲 好。

高汉樺 多穿点衣服。

高 憲 我身体好，我不会冻着。

〔高蕙唱“……共产党的恩情說不完呀……”往外跑。

高汉樺 把这盆牵牛花拿出去晒二十分鐘太阳。

〔高蕙端牵牛花盆。

高汉樺 小心！

〔高蕙端花盆出客厅。

〔高汉樺轉身拿起小噴水壶，很小心地用嘴吹气，向另一盆发育过早的牵牛花噴水。

〔通外面的門把手轉动，高汉樺的爱人吳玲芝手上挽着菜籃，用鑰匙開門进来。

〔吳玲芝过去是旧制师范之类的学校毕业的，功課可能还不算坏，可是等高汉樺外国回来結婚有了孩子后，她就从課堂里几百个学生的教师变成了一个孩子的母亲，她把她的精力和慈爱都灌注到丈夫和一个孩子身上，因之她的学識漸漸变旧了。她的特征是談吐文雅，象个职业妇女，可是，从态度、习惯看上去完全象个家庭妇女中的賢妻良母。

吳玲芝 咦，你怎么起来啦？

高汉樺 悶得慌。

〔吳玲芝拿着菜籃进厨房，高汉樺又无聊地躺下遐想起来。

〔高蕙出去忘了关通花园的門，一陣风吹进来，高汉樺立刻打起噴嚏来。

〔高汉樺无聊地开无綫电，无綫电正在报告：“气象紧急报告：强大的冷空气四十八小时之后襲击华东、安徽、江苏、浙江一带，寒流过后将出现霜冻，对各地区农作物可能造成灾害，希各級农业社和地方当局注意。……”

〔高汉樺听到这里，把无綫电关了，又打起噴嚏来。

〔吳从厨房出来。〕

吳玲芝 門也不关，又着凉了！

〔她把通院子的門关上。〕

吳玲芝 又皺着眉头在想什么呀？身体不舒服就不要多伤脑筋。

高汉樺 (滿臉愁云)我是研究花卉园艺的，可是上級希望要我們研究农业經濟作物。仿佛科学家應該是万金油，不管蘿卜、青菜、棉花、花生，那一个的病都得能治。你看着，西伯利亚寒流来了，說不定又要我們研究什么庄稼不冻坏。

吳玲芝 共产党搞群众运动是行，科学研究恐怕不懂。

高汉樺 如果說共产党不懂科学，那么从接管到今天，他們为什么並沒有要我們停止科学研究工作？还有，为什么共同綱領上要写上：“努力发展自然科学”？我記得是第四十三条。

吳玲芝 你啊！一会儿这么想，一会儿那么想。心里的疑問太多，什么时候才弄清楚？

高汉樺 等我脑子里的“問号”变成“肯定号”（他用食指在脑袋边比划着“？”和“。”），我就弄清了。

吳玲芝 哼，我看不容易。

高汉樺 沒有怀疑就不会进步，不会发现真理。

吳玲芝 好吧！你去怀疑研究吧！只要你身体好，工作顺利，我心里也就高兴。你的兴趣是在牵牛花上，可是他們硬要你研究别的。

〔有人敲門，吳玲芝過去開門。〕

〔門外進來的是研究實習員方驪，她看上去只不過二十八九歲，身體很健壯，溫和中顯出堅定。短短的頭髮在她臉上特別利落有勁。她一雙大大的眼睛好象生來就是為了關懷別人的。她手上拿着一大包做好了標本進來。〕

方 驪 高所長！

高漢樺 方驪！請進。

方 驪 您躺着。

高漢樺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方 驪 昨天晚上到的，聽說您不舒服？

高漢樺 今天早上熱度总算退了。

方 驪 还是多养养。（笑着問）是高師母吧！

高漢樺 是。（對吳介紹）方驪。我們所里的研究實習員。

吳玲芝 請坐。方同志是剛來？……

方 驪 來了半年了。本來早就想來看看高師母。可是我一來不久就上外埠出差了几个月。

高漢樺 她擔任的是調查小麥和水稻的品種的工作。

吳玲芝 哦，總在外邊兒跑，很辛苦呀！

方 驪 可以多學習嘛。

高漢樺 這次出去成績怎麼樣？

方 驪 采集了三十七種樣品。

高漢樺 標本都做好了嗎？

方 驪 （指帶來的一大包東西）都做好了。

高漢樺 （興奮地站起來）好，我看看。

吳玲芝 你不是答应医生不工作的嗎？回头一看一談又沒个完。

高汉樺 不討論，不研究，就看看！

吳玲芝 你一看标本脑子就不会休息。

方 驥 高師母的話对，还是过两天身体复元了再看吧！

高汉樺 好，你們这么快就联合成一条陣綫了。（三人相对一笑）

吳玲芝 你是从学校分配来的？

方 驥 我是从部队里調来的。

吳玲芝 从部队轉业搞科学研究？

方 驥 （和藹地笑了一下）喔，我原来是念农业化学的，高所长还是我的老师呢！

吳玲芝 你是“华大”的？

方 驥 不，我在西北农学院。抗日战争时期，高所长在我们学校里开了一堂植物生理課。記得那时候同学们都搶着选高先生的課，我也沒有錯過机会。

高汉樺 我还記得。有一个暑假，你們五六个同学組織了一个旅行团，到太白山采集了很多标本回来。

方 驥 高先生記性真好。那是……三九年的事。已經有十三年了。

高汉樺 （稍頓，想起往事）……我記得那次你們采集来的标本总有一百多种，大部分在分类学課堂上我常常講的，可是当真正看到标本了，有好几种我都叫不出它的名字。

吳玲芝（打趣地）所以大家說你是書呆子嘛！

〔連高自己也笑了起來。〕

高漢樺（對吳）她在學校里功課很好。……可惜還差一年沒有念完。

方驪（對吳）後來我就到延安抗大學習去了。

高漢樺 我不懂，為什麼不念完正規大學再去？

方驪（並不回答，只是一笑）

高漢樺 現在一參加工作，你業務水平差，很吃虧。

方驪 是呀！

高漢樺 那時候我就有感慨，好學生都參加革命去了，將來革命成功了誰來搞科學？

吳玲芝 那時候是不是國民黨注意你，所以不得不跑？

方驪 不，那時候我對革命的認識還不十分清楚。我只是看到每年畢業的同學沒事可做，學農業的毫無出路。

高漢樺 唉，國民黨連工業都不要，大學里開農科不過是花瓶，擺擺樣子的。

〔高拿起藥水瓶走到放熱水瓶的條桌邊倒開水攪藥水，方驪搶着替高倒水，仿佛在她自己家里一樣。〕

吳玲芝 你看，沒有給客人倒茶，倒讓客人替你倒水。

方驪 以後我不會少來打擾。

吳玲芝（有點喜歡這位年輕人）尽管來。你把我们这儿就当自己家里一样好了。

〔方倒好開水遞給高，然後又替吳和自己各倒了一杯。〕

吳玲芝 你在这儿有家嗎？